



書集傳

二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712  
974  
2



12  
974  
2

第八編

明治  
月  
日  
年  
未

書卷之二

藏山氏書

蔡沈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  
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  
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  
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  
古文  
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充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

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

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沽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泮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

書傳卷二 四  
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滏水。薛氏曰：東流合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

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涿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涿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杜佑、李吉甫以為

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  
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  
於田賦

###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  
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  
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  
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  
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  
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

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  
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  
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  
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  
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  
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  
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  
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  
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  
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  
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  
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  
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洿說文註

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州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

臨津鈞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攷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



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  
 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  
 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  
 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  
 皆石不應什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  
 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  
 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  
 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  
 強鑿求之宜其支  
 離而不能得也

###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  
 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  
 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  
 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  
 于澤澤不能受則又泛濫奔  
 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 澠沮會同

澠沮二水名澠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  
 澠許慎云河澠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留浚  
 儀陰溝至蒙為澠水東入于泗水經汧水出  
 陰溝東至蒙為沮水則澠水即汧水也澠之  
 下流入于沮水沮水地志雖水出沛國芒縣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澠

濟出為楚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之者充地宜桑後世之濼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雷夏出共水於限本更

###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

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生也

###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真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踈被土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如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枝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潔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

織之異久  
錦綺之屬

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 嵎夷既略

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

###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濰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

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

###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  
第四也

賦  
畎  
以  
羨  
章

###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之萊州之地。作牧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

韋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

###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究也。

###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

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

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濶而獨以淮沂  
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  
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  
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  
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  
自沭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  
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  
縣南今海州朐山縣  
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  
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

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北為  
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  
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  
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  
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  
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  
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  
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  
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  
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  
原所以  
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劑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

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焉。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于嶧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出于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

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織。織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灘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洙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洙。然則泗之源自洙。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 三江既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

岷山之江為中江岷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䟽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

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

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琨。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材中於矢之筈。蕩，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椶、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

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今也。

###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汧。汧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汧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

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

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籩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旣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

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旣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父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

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磬丹。

惟箇輅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

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枕音橋 栝音栝

菴音路 栝音栝 孤音音矣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無優劣矣。柁栝栝柏三木名也。柁木似樗而可為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磬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磬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楛。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楛矢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

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城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城是也。澗池之間今澗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

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

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澆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

###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臬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

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法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連峯接岫，重疊險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

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瀦谷水出西南入漢。瀦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岳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恨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 厥土青黎

黎黑也

###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二錯

### 厥貢璆鐵銀鏤斝磬熊羆狐狸織皮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糞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

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

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

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 澧水攸同

澧水。地志作豐。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山。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

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不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徭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屬也

###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

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

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攷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

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

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



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

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

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岍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岍冢即梁州之岍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岍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内方大别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蓋近漢

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 岷山之陽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

###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

紀志者。而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沉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  
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  
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瀋川之功自隨  
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  
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  
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  
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  
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滂江皆入  
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  
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  
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  
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

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  
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  
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  
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  
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  
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  
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  
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  
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  
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  
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  
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  
應其證驗莫  
此之明也

###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䟽鑿西去洛汭

既已大近東距泲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泲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泲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矜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泲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泲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餘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逕。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

遷。而泮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八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汶水疑即

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澨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廻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

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會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

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二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

見上章

導沉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

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沉水濟水也發源為沉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沉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

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



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榮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

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耳桐栢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

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又東

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嶧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

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

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

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麓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麓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

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故益稷篇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

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也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

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

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止，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是車左主射也搨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恭命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

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不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剗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

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爲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眾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

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而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

之所自出也故以鈞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

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

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今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

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前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羲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

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吉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倣

擾天紀者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

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  
 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  
 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  
 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  
 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  
 自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  
 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  
 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  
 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  
 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  
 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  
 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  
 其急羲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  
 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  
 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  
 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

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眾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災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峴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  
 峴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  
 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  
 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  
 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汚習之人亦  
 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  
 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  
 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  
 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  
 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  
 征隱其畔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  
 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  
 止責其曠職之罪而  
 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

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  
 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  
 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  
 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  
 也

書卷之二



書卷之二

世

其美也... 其德也... 其功也... 其業也... 其聲也... 其光也... 其化也... 其教也... 其德也... 其功也... 其業也... 其聲也... 其光也... 其化也... 其教也...

正欲新造



